

2009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③辑

主编：陈志伟

天凉如水

张伟云

著

云南大学出版社

天凉如水

张伟云
著

云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凉如水 / 张伟云著. — 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, 2010
(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/ 陈志伟主编. 第 3 辑)
ISBN 978-7-5482-0159-5

I. ①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4045 号

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(第 3 辑) · 天凉如水

陈志伟主编

张伟云著

责任编辑: 于学 黄河飞

封面设计: 张丽娟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32

印 张: 6.75

字 数: 150 千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2-0159-5

定 价: 120 元 (共 6 本)

地址: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

邮编: 650091

电话: 0871-5033244 5031071

网址: <http://www.ynup.com>

E-mail: market@ynup.com

编委会名单

编委会

总 顾 问：王道平 严小康

顾 问：叶泽驹 黄福泉

主 任：陈志伟

成 员：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

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周汉标

编辑部

主 编：陈志伟

副 主 编：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

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

执行主编：周汉标

编 辑：胡海良 胡 磊 王润妃 刘天歌

1

我喝完最后一杯啤酒，擦掉嘴角的白沫。他眼睛亮闪闪的，说走吧。我们出了酒吧，天上有月亮，好圆。

出租车上，他说回家还是开房。我选择回家，他不吭声，一脸不高兴。

下了车，小区保安向我们敬礼。

他说：“我们认识都快一个月了。”我嘴角扯了一下，说：“憋不住了？”他点点头。我向他提了一个建议：在上面扎两针，放点血，疼痛几天，结痂几天，复元几天，半个月就过去了。

他不跟我挥手道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像一阵风。

我开门进屋，刚换了鞋，收到一条手机信息：以前我是十天就提要求，没有不答应的，你是个例外。

所以他们长不了。懒得回复动物男。

我一件一件地脱衣，剥竹笋一样，白嫩的身体映在镜子里，便做几个袅娜的动作。洗澡时，把男人喜欢的地方细致地洗了，洒点香水。

钻进被窝，看时尚杂志。

窗帘掀起，晚风里默默飘摆，柔软得像腰肢。

我吃第六颗开心果时，手机响了。

对方是推销楼盘的，我没兴趣，说：“正在做爱。”那边就挂断了。

杂志纸张太好，有点浪费。图片上的人物清晰得纤毫毕现，这个时代不喜欢朦胧。那片风景拍得勾人的魂魄：翡翠般的湖水，雪白的浪花，金黄的沙滩，蓝天上雄鹰美翅舒展。人若是

鱼，游在这样的境界里真是不错。

门铃响了。

蒋依军拖着行李箱进来，说：“表姐，找了两个月，工作没着落，投奔你了。好歹念了三年大学，就这样回去，无颜见父老。”

我笑道：“军军混了几年，怎么头发剪成男装？”

她甩一下头，收腹挺胸昂首，一副威武的样子。说：“小女子太吃亏了，显点男子汉气概，干点男人事业！”

我们笑成一团。

“饿了，表姐有吃的吗？”

给她速食面和薯片。我说：“要炒菜去吃饭馆。”

她把薯片嚼得脆响，气愤地说：“这些王八蛋都不要女生，说女生要生孩子麻烦，他们大概是孙猴子，顽石里爆出来的。都是他妈失职，没有好好教育他们尊重女人。”

“告诉他们，你这辈子独身。”

“这招用过了。有个戴眼镜的人事主管指着我的鼻尖说，一旦进来你就分身，一变二！”

她收拾了面桶，便去洗澡。不久，里面传出嘹亮的口哨声。

“哎哎哎，你‘男子汉’发挥得太多了，我受不了。”敲敲浴室，表妹才稍稍回归女性。

她穿了一套男睡衣出来，见我诧异，笑了笑：“哥们送的。”

我表示要聊一聊，掐指一算有四年未见。

她甩了甩头，说：“困了，明天再谈。”

2

早上起来，准确说是中午起来，因为太阳微微偏西，树影儿斜。大家珍惜白天，我却睡掉了一半，也没什么不好。

洗刷一番。描眉，涂粉，上口红，淡的。嘻嘻，对着镜子笑一笑。窗外洒水车唱着歌，对路边花草狂浇。遭强暴后，花草贴着地，半天直不了腰。

还没起来，比我还能睡，这军军。

我跟人们逆向而动，他们赶着回家，我才悠然上班。为何要上班？动物饿了才起来走走，人到时刻就不能赖着，成了时间的奴隶。时间是什么东西？

走进大厅，同事没有看我。有人说：“没被人拐走？真是一个奇迹。”

“托上帝的福，我是很难被处理掉的。”

她们凑过来，要我传授防盗技术。我耸耸肩膀，两手摊开：“嗯哼——”都无趣地散了。

大伙分成几堆，有的打牌，有的上网，有的看电视，有的聊天。我全无兴趣，于是嗑瓜子。大家都耗着，为什么只能在这里耗着？要是家里，床上躺着多好，可以没心没肺地浪费光阴。

聊天的一位同事对我大而无当的问题，作免费解答：“命运不一样。山里的泉水和桶里的泉水都是水，一种你有份，另一种你不一定有份。”她像围棋大师，同时对弈几个人的话题。有人天生就是交际家，后天的训练是微不足道的。

交际家突然放弃了别人，挨着我坐下来，伸出指头：“瞧瞧，这种指甲油怎样？”

我反对指甲油，做这一行，涂指甲是徒劳的。

“唉啊，你这人真是，美一阵是一阵嘛。”她对我的漠然很不满，一会儿又笑吟吟地说，“我表姑最懂得美的价值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她十八岁时认识了一个男人，男人为她的脸蛋花钱。她二十一岁时又认识了一个男人，男人为她的身材花钱。二十七岁，嫁给另一个男人，男人迷恋她的眼睛。三十二岁时，你猜猜她的卖点是什么？”

“离了？”

“离了。”

“我想，不是臀部就是胸部。”

“错！一个鼻子，十根趾头。有人因她这两个部位发疯。”

“碰上了异嗜。”

“女人有多少种，男人就有多少种嘛。你说，我表姑是不是浑身都是宝？”

“是啊，像荷花一样，刚出水一片碧绿，开花了远近清香，花谢了还有莲子和莲藕。”

“好像没你说的那么好，总觉得她像一头牛，被人东一刀西一刀的，肉做了牛排，皮做了鞋，牛头还挂在墙上做装饰。”

“还有牛黄呢。”

“牛粪还可以插鲜花！”她笑得前仰后合。刚好来了一个男同事，她笑得更凶：“说曹操，曹操到啊。”

这个二十出头的男同事摆了个姿势，说：“我是一堆深加工的牛粪，瞧这衣服，这皮鞋，这发型。”

大伙围过来，大赞牛粪的香艳，质问他是不是有人相中了。

正吵着笑着，墙上的对讲机响了：“33号，上钟。”

我进了更衣室。

3

推开钟房，沙发上端坐着一个男子，三十岁光景。他瞪大眼睛看着我。

“你要干嘛？”

“我要的不是你，怎么护士跑进来了？”

“我不是护士，这里也不是医院。老板让穿的制服，有啥好大惊小怪！”

他恍然大悟：“哦，着装诱惑。”

“谁要诱惑你？多情！”

“你不是技师？”

“我们卖艺不卖身。”

“像日本艺妓？”

房间狭小，连个窗都没有，幸亏有空调，否则闷死。灯光昏黄暧昧，男女时时有肌肤之亲。我尖叫了一声，他把脚缩回沙发，一脸惶惑。我四下里寻找。

他问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“你的脚趾呢？弄丢了一根。”

他乐了，哈哈大笑：“不好意思，吓着你了。好几年前就没有了，不怪你。”

我们聊天，互相通报了家乡。我的家乡是不断更换的，飘忽不定。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男朋友。我说有啊。

“他长得怎么样？”

“普普通通，混进人堆里，雨滴入池塘，找不着。”

“他爱你吗？”

“他天天惦记着我的身体，猎人爱兔子。”

“嗨，你真会说话。”

“少废话，趴着，压背。”

我仰躺在他的背上，掏出他兜里的手机，玩起来：“你不介意吧。”他模模糊糊地“嗯”了一下。

“喂，在哪里混？在家，乖啊，可惜没糖赏你。今晚没空。那家酒吧啤酒不正，少去买醉。想我？自己动手解决。没情趣？看A片去。我不寂寞，现在正睡在男人身上。”

那边啪地挂了电话。“小气，男人！”我摇摇头，笑了一下。

身下传来一丝压抑的声音：“姑奶奶，别拿我开涮，放我出来，我成了你的床垫。”

“哈，你还床垫呢，凹凸不平的骨头，弄得我卧薪尝胆似的。”

他不关心自己瘦骨嶙峋，倒对我的话产生了兴趣：“听你讲话，你不像是没文化的。”

“管文化干啥，你感到舒服就可以。”

“你跟文化有仇？”

“花钱买文化，文化却不帮忙，就像做生意扔了钱没回报，你说恼不恼？”

“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事可找我。”

“到钟了，拜拜。”

我出了房门，顺手把名片扔到垃圾桶里。这是何年何月的勾女手段？老土。

交际家今天生意特清淡，一个钟都没上。她见我提早十五分钟出来，坏笑：“小心客人告你！”我把工具篮子放好：“正担心。”唉，男人不敲打，骨头就痒，就犯贱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
城市渐渐沉静，夜气弥漫，万物开始入睡，而路灯醒着。

我走出大厅，回首身后高楼上的霓虹灯：天怡沐足。部分笔画没亮，缺腿少胳膊，剩下“大口木口”。两只失神的眼睛，空洞地望着华丽的街道。

4

“军军，还没睡？”

她在键盘上嘀嘀嗒嗒，十指飞舞，弹钢琴似的：“我在网上推销自己。”

我洗把脸从卫生间出来，表妹已关电脑，移两把椅子坐在我面前。

“姐，你说是不是人不如猪？”

我摸摸她的猪头，她的头特别壮硕：“没发烧啊，又开始犯傻。”

她像个老学究，拧眉蹙额，歪着脑袋：“白猪黑猪，大猪小猪，公猪母猪，慧猪笨猪，只要是猪，一到市场，天黑之前准能卖掉。我一个有情有趣的大活人，怎么就没人要呢？这是一个市场悖论。”

我泡了两杯茶，递给她一杯：“妒忌猪有什么用。抓紧找个吃饭的地方，我这供得你一时，供不了二时。”

“姐，你好无情，我才来你就下逐客令。”

“依军，现实无情，你瞧这房租这水电。”

“要不，你单位收留我？”

“那鬼地方不是你呆的，笑着上班，哭着下班。”半年一过，既没有笑，也没有泪。

“你干嘛要去这样的地方？”

“从学校出来，父母不要我，养父母也不要我，我总得吃饭。”

我曾经十分庆幸：二百人争三十二个名额，自己使尽能耐，才进了这狼窝。当晚就约人喝酒，把自己灌醉，那一晚睡得多熟啊。此后，与狼共舞的日子，我学会了市侩，学会了攒钱。

表妹咬着嘴唇，随即喝干茶水：“眼下，真真难煞老夫！”

“老夫？”

“口头禅，口头禅。姐，困了，晚安。”她倒头便睡。

推开窗，凉凉的晚风如流水，掠过我的耳边，长发与窗帘齐飞。灯光把眼前的城市弄得半透明，没有烧透的煤球似的。

我回到床上，拿出一张纸，垫一块木板，画起来。先画一头狼，老长老长的牙齿，快撑破嘴巴了；再画一只鸟，飞得好惬意。跳啊跳啊，你的利爪抓啊，就是够不着小鸟，气死你！

“你知道中国的主战坦克是什么……告诉你南海舰队有几艘旅大级驱逐舰……”蒋依军在梦呓。

我暗笑：“你还是关心狼有几颗牙为好。”

街上传来破锣似的噪音，歌走调，令人起鸡皮疙瘩。拉开窗帘，见两个醉汉在晃，街角冲出一个胖警察，挥舞着警棍。醉汉一慌，疯跑，警察追不上，把警棍扔过去，醉汉拾起来跟他对峙。见警察要拔枪，醉汉扔了警棍，撒腿就跑，不一会消失在拐角处。警察无心恋战，停下来整顿帽子，吹着口哨走了。

正叹“警匪片”太短，一转身，见一只栗色的蟑螂从画架起飞，扑楞楞横贯东西，降落在面桶边上。它要品尝军军留下的残羹。

蟑螂扰了兴致，枕着时尚杂志入睡。

如你所知，我的第二天是前一天的重复，硬要找出点差异来，就是今天哭的是这个同事，昨天哭的是那个同事。

老板总是用同一句话给员工工作心理按摩，他说：“姐妹们，‘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’，懂不懂？”

交际家说：“老板，莫斯科相信不相信金钱？”

“没有金钱，哪来莫斯科？”

交际家说：“为什么这个月的工资现在还没发？”大伙都笑。

老板噙地打开纸扇，上面写着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。他左顾右盼，说：“会计呢？没来吗？我找她去。”

老板一去，杳如黄鹤。

5

“秋婵，我想你，二十分钟后酒吧见。”不容商量，立即挂断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去了。

我斜靠在高脚椅上，转着杯里的啤酒，说：“放血疗法无效，概坚？”

“我是不是无药可救？”

“关键在自救，不要再提开房的事。”

概坚把崭新的一万元人民币往吧台上一砸：“今晚我提‘开房’两字，这钱就是你的了。”

“收起来，弄丢了我不负责。要不，送给街边的流浪汉，做

件善事。”

“单位高薪不养廉，长期无所事事，这样的日子让人发慌。”

“所以你整天猎艳，填补空虚。”

他喝干一瓶青岛，又要了新疆黑啤，用牙咬开盖子，说：“我曾经把你当她们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你给我的感觉很特别，夜里睡不着觉。”

“哦。”我踏着音乐鼓点晃动身子，看台上舞女千篇一律的舞姿。

他说这段时间开始发奋：“又读名著了，还买了字帖，博客里也写点文章。我仿佛受了你的电击，猛然惊醒。”

交际家打电话来，哭得好凶，要我快去。没来得及点评概坚的“电击疗法”，我便匆匆赶到公安局。

交际家起身抱着我，打着哆嗦，泪水灌到我的脖子上，凉凉的。她说：“秋婵，为什么倒霉的是我？”我安抚她：“会过去的，会烟消云散的。”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望着肥胖的警察。胖警察，有点眼熟。

“好了，坐下，录口供。”他挥动左手。

交际家说，客人沐足后出了房，不到一杯茶的工夫，便听到一声闷响，客人从五楼摔到二楼的窗台上，保安把他弄下来，已没气了。

“沐足完毕到死者坠楼，这段时间你在哪？”

“休息室喝茶。姐妹都在，还有监控录像为证。”

“沐足时，你跟客人，有没有，言语，或肢体，冲突？”风纪扣锁住肥嘟嘟的脖子，胖警察喘着气，一句话断成好几截。最终，他很不情愿地解开这颗扣子。轻轻地扭了扭脖子，抓了抓腩肉，气流便畅通起来。

“没有。他喝得有点多，问我对老公好不好，我说我还没嫁。

他咬牙切齿，说‘我老婆只会对别人好’。后来他迷迷糊糊就睡了，到钟时我才推醒他。”

交际家在十几张纸上押了指印，才被释放出来。她说：“总觉得还被人抓着。”受着感染，我进了一趟公安局，情感也疙疙瘩瘩，仿佛离开了“良民”群体。

经过侦查取证，认定：死因为失足身亡。

老板挥着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的纸扇，督促大家全楼大清洁。消防水自上而下，在楼梯上翻滚，如河水开花，甚是欢快。

闭阁一天，老板焚香沐浴，摆设长案，以猪头祭天。

我转动锁孔，门无声地开了。

见表妹坐在床上啃炸鸡腿，我说：“不锁门，小心窃贼溜进来，劫财又劫色。”

依军笑道：“恐怕窃贼瞧不上我，五短身材啊。你可要当心！”

她把一叠百元钞票扔给我：“贼没来，倒被你洗劫了。不赶我走了吧？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英雄都不问出处，何况钱！”

“会不会假？”

“小人！”她把鸡骨掷到面桶里，吓跑一个蟑螂。

6

客人失足事件后，天怡沐足生意萧条了不少。

今天幸运地轮上一个钟，我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款款登楼。

客人醉了，躺在沙发上，房内一片酒气，如雾满山谷。

“放海盐还是姜汁？”我拍拍他的腿。他说声“随便”便睡了。

“啊？是他！”我脱了他的袜子，发现其脚趾缺少一个，这回不用替他找了。推他，没反应。把手放到他的鼻子下，气息尚粗，放了一个心。

端详一阵，其它趾形修长而美，偏断一根，像少了门牙似的难看。不禁技痒，向服务生要了一块雕牌透明皂，专心地刻起来。

不对，趾肚可圆润，关节要粗些，是用力的地方，于是粗之凸之。趾甲可精致些。呃？九个趾甲有断纹，我不能造次，也雕上断纹。

快完工时，客人打了个喷嚏。

他睁开眼：“你偷懒？”

我把作品藏在身后。他盯着我怀里的肥皂碎屑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这就给你按，别投诉我。”

“投诉？”

我点点头。他笑了一下：“把东西交出来，否则我不撤诉。”

“你不认识我？”

“你是哪个？”

“我曾经玩你的手机，还把你当床垫。”

他像大男孩似的腼腆起来：“很多人都这样欺负我。”

“你有受虐癖？”

“这哪跟哪？快交东西。不交也行，我拜会你的老板。”

我不情愿地伸出手来：“大哥，饶了我吧。不然，这个月又

要扣二百元。”

他惊讶地瞪大眼睛，大号金鱼似的。他一会儿看肥皂，一会儿看我，说：“你？你搞的？了不起的金趾头。”

“什么叫搞？雕的！”趁他发呆时抢了回来。

他竟然起来抱住我，要夺宝，真是过分！我们在扭打中折断了“金趾头”。他依然抓着我的手，吃惊地张着嘴。

我等他说对不起时，他却把我的手拖到自己的眼皮底下：“怎么回事，这伤？”

“被烟烫的。”

“我以为是毒品注射后留下的。你抽烟？”

“不是，客人弄的。”

我告诉他，有个客人以烟烫人，听我的尖叫取乐。我给了他一巴掌，被老板罚了二百元。

他沉吟片刻，一扭头，指着我：“我保留投诉的权利，除非你再雕一个金趾头。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我见他走出房门，狠狠地向沙发踹一脚，脚底下是他的名片。世人的同情心都让狗吃了！

回到家里，我把钥匙掷向桌子，喀啦一声。

表妹盯着电脑，头也不回：“别吓着我。”

“蒋依军，你姐今天又吃了亏。呜——”我欲哭无泪。

“那是你的事。我正忙着，别烦我。”

我过去，歪着头直看她。

“你不是说过‘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’吗？有什么难处，自我消化。”

“同一个屋檐下，都不帮我。”

同一个屋檐下的人还很多，一个楼里住了上百人。再说，同一张床也常常靠不住。”